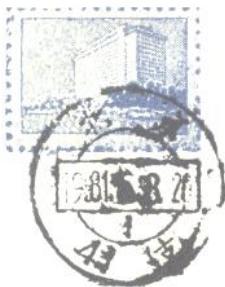


孔另境編

現代作家書簡

花城出版社



1207·6/5

现代作家书画

柳亚子



现代作家书简

孔另境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9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1插页 140,000字

1982年2月第1版 1982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55 定价 0.85元

序　　言

日记或书信，是向来有些读者的。先前是在看朝章国故，丽句清词，如何抑扬，怎样请托，于是害得名人连写日记和信也不敢随随便便。晋人写信，已经得声明“匆匆不暇草书”，今人作日记，竟日日要防传钞，来不及出版。王尔德的自述，至今还有一部分未曾公开，罗曼罗兰的日记，约在死后十年才可发表，这在中国恐怕办不到。

不过现在的读文人的非文学作品，大约目的已经有些和古之人不同，是比较的欧化了的：远之，在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在探索作者的生平。而后者似乎要居多数。因为一个人的言行，总有一部分愿意别人知道，或者不妨给别人知道，但有一部分却不然。然而一个人的脾气，又偏爱知道别人不肯给人知道的一部分，于是尺牍就有了出路。这并非等于窥探门缝，意在发人的阴私，实在是因为要知道这人的全般，就是从不经意处，看出这人——社会的一分子的真实。

就是在《文学概论》上有了名目的创作上，作者本来也掩不住自己，无论写的是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不过加了些藻饰，有了些排场，仿佛穿上了制服。写信固然比较的随便，然而做作惯了的，仍不免带些惯性，别人以为他这回是赤条条的上场了罢，他其实还是穿着肉色紧身小衫裤，甚至于用了平常决不用的奶罩。话虽如此，比起峨冠博带的时候来，这一回可究竟较近于真实。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

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不过也不能十分当真。有些作者，是连账簿也用心机的，叔本华记账就用梵文，不愿意别人明白。

另境先生的编这部书，我想是为了显示文人的全貌的，好在用心之古奥如叔本华先生者，中国还未必有。只是我的做序，可不比写信，总不免用些做序的拳经：这是要请编者读者，大家心照的。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夜，鲁迅记于上海
闸北之且介亭。

DD3 522

新版的话

《现代作家书简》原是我的丈夫孔另境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所编，鲁迅先生作序，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收有五十八位现代作家的书简。当时出版本书的意图，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为了能窥视作家的全貌。但当时印数不多，而且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尤其在十年浩劫中，另境惨遭迫害，含冤去世，此书也同样遭到厄运，被毁得无影无踪，搜购不得。最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朋友们的帮助下，才买到香港的翻版本，并在花城出版社同志们的赞助下，得以重印出书，作为另境平反后的一点纪念，我是感到十分欣慰的。

另境生前原有“他日若有机缘，当再广征琼瑶，以成续编”的打算。后来他也确实花了许多心血，征集、收藏了不少作家书简，以备续编时选用，但因迫害致死，事与愿违。今后，为了完成他的遗愿，这一任务将由长女海珠承担。

本书原来刊印十四位作家手迹，现在增加了十六位，合计作家手迹共三十帧。所有序文、扉页题签、编目、书简内容等各方面，基本上都保持原状不动，但文字改为横排，并请钱君甸先生另行设计封面装帧，在此郑重致谢。

金韵琴

一九八〇，十一月

钞　　例

文人书翰，中外古今，弥不珍贵。盖以文人生花之笔，即偶尔挥翰，自亦较多风趣，此其一；次之，一登文坛，即为社会所注意，作家之言行，在在足为文坛报导。惟藉他人之记载，究不如作家自我报告之可证，此所以自来文人之日记与书翰，其价值均足与其著作相埒也。由前者，文人书翰实有文艺的价值。由后者，文人书翰更有社会的价值。操作家之评传者固不能不借重该作家之日记与书翰，即欲知作家私生活之真实情态，亦以阅其日记或书翰为最善。惟日记非人人俱备，书翰则无人或阙。迩来书翰之刊行日伙，而类皆遗札与情简，欲求综集名家，兼收并蓄，尚罕寓目，本集之纂，即缘因于此。

酬酬之章，是编自不摄入，但现下社会生活紧凑，抒情无暇，若无事故，便懒提笔，故钞选之初，虽欲注重风趣而不可得，此亦事势使然。只求于事务而外，稍有一笔情致者，或虽全属事务而亦可窥见作家生活之一肢一节者，是集概皆钞录。

集内所录诸函，皆直接假之收藏者，本当征得作书人之同意，然因手续太繁，未谋善策，幸取舍之间，已详加甄审，凡有未便刊印者，均为删节焉。

分门别类，为尺牍钞选之常例，然本编既不同俗简，而阅者又非欲于此中求尺牍之门径。一牍之中常涵数事，厘别既难，事亦无谓，故概以人为主，不论事关学术研讨，友情通问，琐碎沓务，杂然并陈，未为排比也。

是集所录，均出之私箧，从未梓刊者，文多朴质，较之经润饰而工整者尤觉可喜。

凡人之思想与情感，均随时日而可异，前之认为是者，或即今之所非，前之拒斥于千里外者，今或已认为是，情感亦然。是集所收，或有早在十年五年前者，今时移境迁，势觉蹭蹬。故钞者尽力之所及于信尾添注发信年份，然亦有邮戳难辨，虽欲注释，不敢臆造，此亦无如之何也。其有信内不加标点者，概由编者加补。

书成仓猝，未能博征，海内通才秘宝，难免挂一漏万，他日若有机缘，当再广征琼瑶，以成续编。

作家序次，概从姓氏笔划为第。

以上为钞例。

是集之成，概由诸收藏者之慷慨赐借，钞者得此嘉惠，铭感无既，谨志谢忱。他如鲁迅先生之惠锡序言，柳亚子先生之封面题签，傅东华先生之代觅梓刊，是集赖以传世，非徒钞者一己之私幸而已。

孔另境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钞后志

目 次

扉页题签	柳亚子
序 言	鲁 迅
新版的话	金韵琴
钞 例	孔另境
丁 玲：致戴望舒函一通	1
致杜衡函一通	2
王统照：致傅东华函一通	3
致赵景深函一通	5
王鲁彦：致汪馥泉函二通	7
田 汉：致叶灵凤函三通	9
老 舍：致赵家璧函三通	13
致赵景深函一通	15
朱 湘：致赵景深函一通	16
致戴望舒函一通	17
朱自清：致叶圣陶函九通	19
朱起凤：致宋云彬函二通	26
杜 衡：致戴望舒函一通	29
致立贞函一通	31

吴文祺：	致宋云彬函二通	34
李石岑：	致赵家璧函一通	36
	致汪馥泉等函二通	37
李霁野：	致孔若君函三通	38
沈从文：	致施蛰存函四通	40
	致赵景深函一通	44
	致赵家璧函二通	44
汪馥泉：	致汪自新函一通	47
茅 盾：	致施蛰存函一通	50
	致郑振铎函一通	51
	致赵家璧函二通	51
周予同：	致吴文祺函一通	54
周作人：	致施蛰存函九通	55
	致汪馥泉函二通	59
	致赵家璧函二通	60
俞平伯：	致叶圣陶函十五通	62
施蛰存：	致戴望舒函十四通	72
胡秋原：	致施蛰存等函一通	87
胡愈之：	致汪馥泉函二通	89
郁达夫：	致叶灵凤函一通	92
	致赵家璧函三通	92
	致杜衡函一通	94
	致叶圣陶函一通	95
柳亚子：	致冰莹函十通	97
孙大雨：	致徐霞村函一通	103
徐霞村：	致戴望舒函三通	105
张天翼：	致叶灵凤函一通	109

陈子展：致汪馥泉函一通	110
陈望道：致汪馥泉函四通	112
致周予同等函一通	116
致吴文祺函一通	117
许 杰：致何显文函六通	119
曹聚仁：致汪馥泉函一通	129
章斯以：致徐霞村函一通	131
章锡琛：致汪馥泉函一通	133
章铁民：致汪馥泉函四通	135
郭沫若：致叶灵凤函十通	139
傅东华：致赵景深函一通	147
冯雪峰：致戴望舒函一通	148
叶永蓁：致汪馥泉函三通	150
叶圣陶：致施蛰存函一通	153
叶鼎洛：致汪馥泉函三通	155
致赵景深函一通	156
叶灵凤：致穆时英函一通	159
熊式一：致戴望舒函一通	160
赵家璧：致叶灵凤函一通	161
赵景深：致汪馥泉函三通	162
致施蛰存等函一通	165
台静农：致孔若君函二通	167
魯 迅：致郑振铎函三通	169
致施蛰存函二通	172
致杜衡函六通	173
致孔若君函一通	177
致汪馥泉函一通	177

致赵景深函一通	177
致赵家璧函二通	178
郑振铎：致吴文祺函一通	180
刘大白：致陈望道函一通	181
刘呐鸥：致戴望舒函二通	183
钱玄同：致吴文祺函六通	187
穆时英：致叶灵凤函一通	192
致施蛰存函一通	192
戴望舒：致叶灵凤函一通	194
谢冰莹：致柳亚子函九通	195
韩侍桁：致杜衡函一通	201
魏金枝：致杜衡函一通	202
致汪馥泉函一通	203
丰子恺：致赵景深函一通	205
致汪馥泉函二通	205
致钱普容函三通	207
庐 隐：致李惟建函一通	211
钟敬文：致汪馥泉函六通	213
顾颉刚：致叶圣陶函一通	221
致吴文祺函一通	222

丁 玲

望舒——不，老戴吧：

昨天你走了，我似乎很抱歉一般。那样远，人又是不很舒适的跑来，坐车总也该一个钟头吧。然而什么也没说，坐坐又走了。我想是为了什么呢？说是拿稿子，却依然是空手回去，我和频很互相交换了一些抱怨。实在只怪我们懒，只怪我们打不起心情肯伏在桌上写。我实在希望能特特为了你跑路在下星期就把稿交齐。

上京在几时？说真的，若能找个小差事“带切”“带切”冰之也好的。为要想把所有希望建筑在你身上，学学上海漂亮小伙子，请请客玩，做为巴结，不知你会不会尽尽在冰之这行为上看出人性的卑劣而又委曲着赏一次光。其实这只是笑话，学十年，冰之也学不会这玩艺的，你放心。

真的几时走，在走前，我一定要你寄点稿子来。虽说风闻你是将到什么部，什么……这一类的地方去，不过我也得声明我是敢包有稿费的。

如果有别的很了不得的人（象你一样的）肯看冰之面上，给一点，也一样感谢。也一样敢冒渎地说将奉酬点微薄的毫不足道的东西。

冰之 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二

杜衡：

稿子我现在答应你写一篇，自己限定十号交稿。可是却请求你不必为我留一地盘，因为怕临时又撤乱污。

已转信与老冯，要他到你家里去一次。近日我颇忙，但是很想有机会大家在一块玩一次。我想发起一次茶会，庆祝中国第一部长篇《子夜》，并讨论批评《子夜》，和作者其他的作品。也谈到其他的作品，其他的作家，也谈到创作的方法，创作的经验，创作轶事……你以为好不好？或者过几天我来你那里一次，我们商量出一个具体办法。纸不够了，余不赘。

丁玲（二十一年）

王 统 照

—

东华兄：

寄去《秋实》续稿稍迟，不知能否赶印在十一月份中？尚有三节下月初定寄到，刻已在续写中。十八十九二十共三章，尽定在十二月份中登完，如十一月份中不能尽登存稿，末一期准得多些。总之，弟原意以二十章完成上部，作一结束，下卷不再续登。

红叶想也快落了，弟尚未南去，言之可笑。但俟将《秋实》上部交代后，便可离此到沪多住，以便畅叙。《文学》的再一卷有何新猷？此卷预告中的事似乎也有几项没办到，尤其是文学史的论文与批评原理之解述等太少。另一卷大可改变改变排版式样，使更见活泼整齐。如能每一号内添一较详明之外国作家论（过去的或现代的）或名著詳评以及艺术论等，则尤为完善；然此等文字，殊难找作者也。每月文艺书的简要评论，取材较广，字数不取过长，略如西洋的Book Review。集一年则重要文艺书都能在内评论恰当，可为文艺书之信史，对作者读者尽有益处。弟意兄如专志于此，则应（1）取材广博，（2）规模远大，（3）编制谨严，提高读者精神，立文学著述界之标准，尤其要藉文学之力量，“移风易俗”（常谈可是要务），持之数年，当更见出色。

国内纯文艺杂志只有数种，能克期印行材料略丰者，不能不想到《文学》，但总望立的规程远大些，作持久计也。

信笔所书，略陈所见，不知当否？

百事沉落，文艺界虽亦在极力支撑，然捉襟见肘之象，无可讳言。此两年内即甚少有可比附而为有伟大性之作品，贫弱可怜，吾辈涂抹从事，宁不自叹！

“笔下无英雄，舌底无奇士”，吾辈固不作英雄奇士之迷信梦，然看到外国之出版品与作家，回过头来真令人生才难之叹。何以如此多难的局面，如此繁复的生活，如此代表几个不同世纪的时代，竟产生不出十部较有意义的大作，说是社会环境与生活问题所关，但是全由于此么？能为作家的自辩状么？

弟每每想到此处，自愧良多，倒不如去习为持筹握算或执未耜还好得多，笔杆儿都生了锈了，思力也容易停滞，如今几乎评者多于作者，杂文俯拾即是，少见用力的文章呢！既费力又难讨好，更不易求速成，于是也渐渐变为铅色的浮薄的文艺界了！

弟随手检阅一本《泰晤士报》的九月中的《星期文艺附刊》，一星期中它所注重评论的有八个长篇，次要的又有二十七种长短篇集，皆是小说，一共三十五本，虽说此中未必尽是杰作，然是他们的笔真在写呀，人们也真在读。我们只是硬充门面而已，它何言哉！

灯下作拉杂谈，聊当面话，其实只是说说徒添怅惘而已。《碧山乐府》中所唱“甚独抱清商，顿成凄楚，漫想薰风，柳丝千万缕”，在何处呀！情愿作一看客，而漫天飞舞的柳丝呢？即是过客也难免韶光凄晚之感！

说得多了，勿笑。此乃私人函件，故可畅所欲言也。专

上，藉祝
近安。

弟统照 十月二十一晚（二十四年）

二

景深兄：

约在二十日以前曾寄去一函，并杜君所译德国表现派的戏曲稿一卷，不知已收到否？久不见复，殊觉闷损！杜君数数询弟，故专此一问。当时系寄到北新门市部托其转交，想不至于交付不到，如未收讫，盼一查问！

此戏曲稿（名曰《人类》）译者盼望能在沪地找一书店印行，报酬多少不计。兄能为尽力一办，至感！

兄主编的《现代文学》在此均已见过，内容颇为充实。闻兄教书写作甚忙，足见日日在努力中也。

海上文艺的空气近来怎样？弟不甚明白，暇乞见示一二。
圣陶诸兄想时晤谈？
匆此先寄，敬候复书！即候
著安。

统照 九月二十八日